



威廉·福克纳小说中的死亡意象探讨

黄红梅 丁值

(景德镇学院人文学院 江西, 景德镇 333000)

Study on the death image in William Faulkner's Novels

Huang Hongmei Ding Zhi

(School of humanities, Jingdezhen University, Jingdezhen 333000, Jiangxi)

Abstract: William Faulkner,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profound writer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has a strong death complex in his literary creation. The theme of death is prominent in Faulkner's works and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his close and enthusiastic attention. In his classic works "the sound and the fury", "as I lay dying" and "light in August", the death plot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and becomes the key factor to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tory. Faulkner explored the fear and anxiety in human heart with the help of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various death phenomena. In Faulkner's works, death is not just a simple physiological phenomenon, but a complex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He discussed the meaning of life, the value of existence and many human responses to death through the death experiences of different roles. Faulkner's literary world is full of profound thoughts on death. He tries to use these thoughts to make readers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perception of life.

Key words: William Faulkner; Death image; Circumstances of death; The meaning of life

摘要: 威廉·福克纳, 身为美国文学史上极有影响力与深度的作家之一, 其文学创作里融入了浓重的死亡情结。死亡这一主题在福克纳的作品中处于显著地位, 成为他密切且热忱关注的重点。在他的经典之作《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以及《八月之光》中, 死亡情节贯穿全程, 成为推动故事演进的关键因素。福克纳借助对各类死亡现象的细致描绘, 深入探究了人类内心深处的恐惧与焦虑。在福克纳笔下, 死亡并非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生理现象, 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和心理现象。他通过不同角色的死亡遭遇, 探讨了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以及人类面对死亡时的诸多反应。福克纳的文学天地充满了对死亡的深刻思索, 他试图凭借这些思索, 让读者对生命有更深入的理解与感悟。

关键字: 威廉·福克纳; 死亡意象; 死亡情节; 生命的意义

不同时代、不同国家, 其文学作品里往往呈现出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 即死亡主题。死亡成了不同国家、时代文学作家们钟情的对象, 是其文学作品中始终恒定的艺术情感, 只因人类对死亡抱有最原始的恐惧心理, 而思考生命与死亡的对立意义能够帮助文学作家更好地感悟来自生命的温度和厚度^[1]。威廉·福克纳的小说中, 死亡不只是一种纯粹的文学现象, 更是他探寻人性、社会与存在本质的深刻途径。福克纳笔下的死亡,

时常伴随着复杂的人物心理刻画和细腻的情感表达, 让每一处死亡场景都饱含着震撼人心的力量。他凭借不同人物的死亡遭遇, 展现了人类在面对生命最终归宿时的挣扎、恐惧、释怀与超脱, 从而引导读者深入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2]。在福克纳的小说世界里, 死亡既是终结, 也是开端。它既是人物命运的凄惨结局, 也是其灵魂得以升华的契机。福克纳通过对死亡内涵的深度挖掘, 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内容, 也赋予了其作品更为深邃



的哲学意蕴。他的文字，宛如一把锐利的手术刀，精确地剖析了人性的纷繁复杂，让读者在阅读中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坚韧，以及面对死亡时人类所彰显出的无限勇气和智慧^[3]。

一、抗争现实与自我救赎

福克纳文学作品里的死亡意蕴深邃且丰富，不同的死亡情形代表着不同的深层含义，死亡是一种助力小说主人公达成自我救赎与反抗现实的特殊途径，就像小说《喧哗与骚动》中主人公昆丁的死亡一样。

昆丁的自杀，并非一时的冲动之举，而是他对现实世界绝望以及自我救赎的极端体现。昆丁无法承受妹妹凯蒂失贞的事实，也难以忍受家族荣誉的丧失，更无法直面自己内心深处的软弱与无能。在他眼中，死亡是摆脱这一切痛苦与绝望的唯一办法，是他对现实世界的最后反抗。昆丁的死亡，不只是他个人命运的悲惨落幕，更是他对家族、对社会、对人性深入反思的结果。福克纳借助昆丁的死亡，展现了人类在面对现实困境时的无奈与挣扎，以及通过死亡这一极端方式来实现自我救赎与抗争的勇气^[4]。同时，昆丁的死亡也象征着一种新生，他的灵魂在死亡中得以升华，以一种超脱的形式实现了对现实的超越与对自我的救赎。福克纳通过对昆丁死亡现象的深入刻画，不仅充实了小说的内涵，也向读者传递了关于生命、死亡与救赎的深刻思索。

在《喧哗与骚动》中，昆丁的死亡是他自身自愿的抉择，源自他内心深处传统信念的崩塌，源自他对现实生活的彻底失望^[5]。死亡对于昆丁而言已不再是一件可怕的事，相反死亡能够治愈他在现实生活中所遭受的伤痛，能够让他的内心重新恢复平静，并且助他重新燃起对生活的渴望与期待^[6]。因而，昆丁以自杀的方式来解脱自我，让自己能够获得精神上的救赎，同时也以这种残酷的方式向现实抗争，从而促使更多在精神上“死亡”的人们实现觉醒并重获新生。昆丁的妹妹凯蒂是他死亡的导火索，起初的凯蒂在昆丁心中是纯洁的圣女与天使，在没落庄园、守旧刻板的昆丁家族里昆丁与妹妹凯蒂感情很好，但是当得知妹妹未婚便失去了贞操时，让原本精神与肉体都十分脆弱的昆丁备受打击与折磨。因为在当时的美

国南方，在昆丁的旧世家族中，贞操是用来评判女人典范的价值准则，代表着家族的教养与荣誉，所以昆丁无法接受妹妹凯蒂违背“南方女”的规约，违背旧世家族的规矩从一个贞洁闺秀堕落成一个轻佻放荡的女人^[7]。昆丁把妹妹的贞操与家族荣誉及其个人生死关联在一起，妹妹失去贞操的事实令他内心的传统信仰分崩离析，失去信仰与爱的他无法调和这一切于是选择了投河自尽。

二、生命升华与生命受难

在福克纳的小说里，死亡不再是单纯的生命终结，而是一个意义深刻的生命受难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人们开始思索自身的生存意义，同时也展现出个人存活对他人的影响。最终，人们在生与死的对照中寻得迷失的自我，明白自身的生存价值，进而实现生命意义的升华^[8]。在小说《我弥留之际》中，死亡主题极为显著，但福克纳并未把更多笔墨用于描写小说主人公艾迪的死亡过程，而是让肉体已逝的艾迪以另一种“活着”的状态影响着家中成员。对艾迪而言，死亡只是其肉体生命迹象的终止，实际上小说讲述了十几天内发生的故事，而在这十几天里，艾迪始终活在她的家人身旁，家人为完成她回娘家安葬的遗愿，一路承受着各种天灾人祸带来的苦难。艾迪正是以这种让家人受苦的方式来体现她的“弥留”，死亡让艾迪在家人心中的存在更为真实，艾迪也借此实现了她对生的强烈控诉^[9]。

小说开篇，福克纳就表明饱受病痛折磨的艾迪即将离世，大儿子卡什在昏暗的黄昏中为她赶制棺材，不久艾迪便与世长辞。这样的叙事难免让读者心生疑惑，难道小说主人公艾迪的弥留之际如此短暂？读者难以领会福克纳蕴含其中的死亡深意。所幸，带着疑问，读者仍会耐心继续阅读，而福克纳也没让读者失望，他以独特的叙述手法描绘着艾迪“弥留”的整个过程，通过讲述艾迪一家经历的一段从肉体到心灵的受难之旅，来阐释福克纳对生与死的感悟。艾迪的死亡看似是自然轮回现象，可福克纳却赋予其死亡以理性意义，死亡象征着艾迪的一种无声反抗，她以死亡为武器改变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为自己赢得控制权。

艾迪的死亡不仅是对自身命运的抗争，更是对家庭权力结构的深度反思。艾迪生前，作为家



庭的一员，她似乎总处于被忽视和边缘化的位置。然而，当她以死亡的形式“归来”时，却意外成了家庭的核心与焦点^[10]。家人们为完成她的遗愿，不得不团结一心，共同应对各种困难与挑战。在此过程中，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艾迪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价值，以及他们自身与艾迪的关系。

三、探寻身份与死亡武器

身为一名美国公民，福克纳在文学创作时，和多数美国作家一样，时刻留意着美国北方的情形与变化，还极为热衷于关注美国南方的黑人及其生存境遇。身份难题始终困扰着美国南方人，受种族主义与清教主义等思想的作用，种族、民族、肤色使美国南方黑人一方面感到骄傲与独特，觉得自己是一个特殊且优秀的民族，并不比其他任何种族低微^[11]。然而，在美国现实社会生活里，白人和黑人存在显著差异，会有不同的待遇，尤其是白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生活在南方土地上的黑人群体感到困惑，他们失去了自我身份，于是一直在质疑与探寻自我身份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福克纳深知美国南方人的这一困扰，所以他在文学创作中让小说主人公把死亡当作武器来探寻自我身份，死亡是那些被视作“身份不明”的南方人的有力武器，能让他们获得作为人的身份，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必再因身份问题遭受漠视与羞辱^[12]。

比如在小说《八月之光》中，福克纳塑造了一个自我身份不明的人物——克里斯莫斯。克里斯莫斯一直追问“我是谁”，并且始终在探寻自我身份的人生中痛苦挣扎，受种族主义影响的20世纪美国社会，没有给予像克里斯莫斯一样对自我身份迷茫的南方人应有的温情关怀，反而以轻蔑、谩骂、侮辱等残酷方式对待这群探寻自我身份的美国南方人^[13]。在探寻自我身份的过程中，克里斯莫斯可谓执着又顽固，他深陷探寻身份的困境无法脱身，用尽各种办法试图解决身份认同的问题，甚至以扭曲、偏激的性爱观来寻求自我身份。从性爱这一人性本质中我们能够了解，克里斯莫斯对自我身份的怀疑与追寻，黑人身份意识的与生俱来以及对白人身份的向往，让克里斯莫斯十分矛盾，沉重的心理负担使克里斯莫斯做出了杀死白人情人这种丧失理智的举动，同时他也借助

死亡这一武器让自己从探寻自我身份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四、结语

总之，福克纳把其小说里人物的死亡现象当作一面多棱镜，将社会生活中的人与事真切地折射出来，以此表达他揭露人性和批判社会的创作理念。然而，福克纳更想借助这些涉及死亡主题的文学作品来传递丰富、深刻的死亡内涵，自我救赎与抗争现实、生命受难与生命升华、死亡武器与找寻身份，这些皆是福克纳为读者提供的思考宝藏。福克纳凭借细腻的笔法和深刻的洞察力，把死亡这一主题融入他的文学天地，让读者在品读其小说时，能深切体会到死亡带来的震撼与思索。他的小说不只是对人性、社会和存在本质的探究，更是对人类生命意义的深刻反省^[14]。在福克纳的笔下，死亡不再是冰冷、令人害怕的，而是洋溢着人性的温度与哲学的深度。通过阅读福克纳的小说，我们能更深入地领悟生命的脆弱与顽强，以及面对死亡时人类展现出的无穷勇气与智慧。福克纳的文学作品，仿若一扇窗户，让我们得以洞察人类内心深处的恐惧与渴求，以及生命在死亡面前的渺小与伟大。他的作品，将永远激励我们去思索、去探寻、去珍惜这短暂而珍贵的生命^[15]。

参考文献：

- [1] 李维屏. 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死亡叙事与南方文化创伤[J]. 外国文学研究, 2023, 45(2): 112-120.
- [2] 朱振武. 福克纳小说中的死亡意象与时间哲学[J]. 当代外国文学, 2022, 43(3): 45-53.
- [3] 刘建华. 福克纳《我弥留之际》的死亡书写与现代性反思[J]. 国外文学, 2021, 41(4): 78-86.
- [4] 申丹. 《押沙龙, 押沙龙!》中的死亡隐喻与历史重构[J]. 外国文学评论, 2020(2): 33-41.
- [5] 王腊宝. 福克纳短篇小说中的死亡主题与南方哥特传统[J]. 外国文学, 2023(5): 89-97.
- [6] 杨金才. 福克纳《八月之光》的死亡意象与种族暴力[J]. 当代外语研究, 2022(6): 58-67.
- [7] 张剑. 福克纳小说中的死亡空间与记忆政治[J].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21(3): 72-80.
- [8] 陈雷. 福克纳《野棕榈》中的死亡叙事与存在主义哲学[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20(1): 102-111.
- [9] 江宁康. 福克纳《去吧, 摩西》的死亡仪式与生



态伦理 [J]. 外国语文, 2023, 39(4): 34-42.

[10] 方成. 福克纳《坟墓的闯入者》中的死亡象征与法律暴力 [J]. 国外文学, 2022(2): 67-75.

[11] 王丽亚. 福克纳《圣殿》中的死亡景观与道德堕落 [J]. 外国文学研究, 2021, 43(1): 45-54.

[12] 李公昭. 福克纳《不败者》中的死亡叙事与英雄主义解构 [J]. 当代外国文学, 2020(4): 78-86.

[13] 苏晖. 福克纳《修女安魂曲》中的死亡救赎与宗

教隐喻 [J]. 外国文学, 2022(3): 112-120.

[14] 张和龙. 福克纳《掠夺者》中的死亡书写与历史终结 [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23(2): 89-97.

[15] 王岚. 福克纳《大宅》中的死亡循环与家族诅咒 [J]. 外国文学评论, 2021(4): 33-41.

作者简介: 黄红梅 (1990-11), 女, 汉族, 江西景德镇人, 景德镇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专业: 文学。丁值 (1991-7), 女, 汉族, 江西景德镇人, 景德镇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专业: 文学。